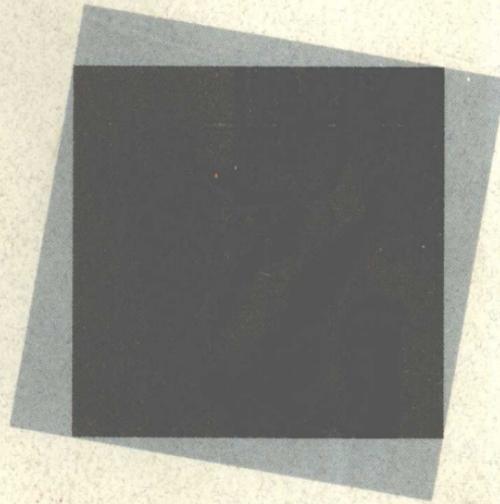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

莫
洛
亚

André Maurois
女性小说



罗新璋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莫洛亚

女性小说

文
学
大
师
小
说
名
作
典
藏
本

罗新璋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莫洛亚 女性小说

罗新璋 编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17,000

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ISBN 7-5321-1546-1/I·1253 定价：9.60 元

总序

施蛰存

近代型的短篇小说(包括中篇小说),在欧洲,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。英语称短篇小说为 *short story*, 其字义为“短的故事”。中篇小说,英语为 *novelette*, 其字义为“小型的小说”。而小说(*novel*)这个字的意义是“新奇事”。可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,以为“小说”都是以长篇巨制来叙述的新奇故事。

自从商业和工业相继勃兴,社会结构随之而大为改组。人民的生活节奏,也由中世纪的闲暇懒散,一变而为紧张忙碌。旧社会的那些在灯下炉边阅读几百页长的小说的绅士淑女,逐渐消失了。代之而兴的小说的读者,大多是职业知识分子,或赋闲的人。他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暂时填充生活

的空虚。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，于是短篇小说应运而兴。

短篇小说并不是具体而微的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可以容纳很复杂的故事情节，可以叙述延续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故事始末。这些功能，短篇小说都无法具有。因此，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、创作方法，逐渐地远离了长篇小说，自成一种文学类型。

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(1918)，欧洲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作家，他们的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人生或社会现实的片段。通过这一段世态人情的突出描写，反映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。

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给“短篇小说”下的定义常常举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具有的条件是：通过少许人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的行为，表现了世态人情的某一方面的典型。因此，人物性格与故事结构，成为短篇小说作家最重视的创作方法。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作品，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典范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欧洲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向。在新成立的苏联，作家强调写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；在西欧，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，作家们注意到：一切世态人情，都有表象和内蕴两种状态。人的一切思想、观念、语言、行为，都不是单纯的思维成果，它们是各种矛盾的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。于是，有不少作家，不再

以外在的人情世态为作品的题材，而以揭示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情况为题材，于是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，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开发了新的题材领域，短篇小说也随之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法。这些作品，我们称之为现代型的小说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筹备，拟推出一套《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》，责任编辑徐如麒同志，来要我写一个总序。我看了全书目录，觉得这十种作品大致已可以概括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。

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。他的著名小说《查第格》是为讽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而作。从创作方法及故事结构两方面来看，它还不是近代型的小说。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。他的《嘉尔曼》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作。从其结构及题材的处理方法来看，还是一部压缩了的长篇小说。屠格涅夫的两个中篇小说，也有同样情况。莫泊桑和契诃夫，各自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，他们分别奠定了俄、法两国的近代型短篇小说的基石。马克·吐温是这一系列中唯一的非欧洲作家。他的小说以讽刺见长，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继承者。康拉德和吉卜林，专写他们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，在小说的题材方面，可谓独专一家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，已抛弃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旧风格，而创造了现代型的小说。

这样看来，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，除了各篇小说本身所

给予读者的精神感应之外,还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史知识: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。

我希望读者看了全书以后,还愿意什袭典藏。

1994.9.8

[附记]

这是我为“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”所作的序言。当时,这套丛书刚出了第一辑,故序言的内容也多与第一辑的书目相关。现这套丛书准备出第二辑,并准备仍用这篇序言。我原想稍作增删的,但又想,该说的话其实都已说了,再说就有饶舌之感,故决定还是不作增删,只是补写了这段附记,以作说明。

1996.10.26

选 本 序

罗新璋

“1956年，莫洛亚奉献给我们女读者的，是《星期三的紫罗兰》；据作者说，这篇小说实有其事。主人公是个腼腆的科大学生。女主角类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著名悲剧演员莎哈·贝恩哈特。有半年多时间，每星期三，这青年捧着一束紫罗兰，托剧场的门房转交他的偶像，然后转身就走，也不留个姓名。某星期三，没有紫罗兰，莎哈有点惶惑莫解，也仅此而已。过了二三个季度，某晚在化妆室，女演员见进来一位很体面的长者，来客自称是上校，递给她一厚叠信：‘这些信都是给你的，小姐。世界上，我儿子最仰慕最爱重的，就是你。他的军衔是中尉，两个月前已战死在马达加斯加。’只因激起这位大学生毕生的痴情，虽则彼此并无

一面之雅，女演员便暗自定了个规矩，不时到这中尉坟上献上一束紫罗兰，直到耄耋之年。行笔至此，莫洛亚作结道：“对于高尚的人，世界上永远会有风流高格调的事的。”

上面这段文字，引自克莉斯蒂娜·特·黎弗华回忆莫洛亚的文章。法国妇女杂志《玛丽·克蕾尔》于1955年创刊，克莉斯蒂娜作为文艺部主任，为约稿事曾多次登门拜谒莫洛亚；《拜伦恋爱秘闻》、《时令鲜花》等许多短篇，都最先在该杂志刊出。

妇女杂志长期约莫洛亚撰稿，是因为莫洛亚善写女性，怀着赞颂的心情，以细腻的笔触，写出一个个有教养，有才情，高雅而迷人的女性形象，深得读者喜爱，尤其是女性读者。而且不独法国为然，在英美等国也复如此。莫洛亚因其作品，生平曾收到上千封女读者的信。他还是一位能用英法两种语言表达的成功演说家，“我喜欢那些美丽的女听众，她们听完演讲，向我提出许多微妙难言的问题。”正因为莫洛亚对女读者女听众有较多的联系与交流，所以对女性心理有深细的解悟。法国大史学家米什雷曾说，世人不知一般女子有多贵族化；而莫洛亚可谓深膺此说。他笔下的女性，虽出身平民，也风度高贵，颇有贵族化气质。可能这种写法迎合普遍的女性心理，他的作品不胫而走，成为某些女性的教养读物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莫洛亚称自己的禀性是浪漫气质型的。他在回忆录中回忆少年时代读过一篇俄国小说，“故事讲一群中学生想拉

起一支队伍，要选一位女生当皇后。‘皇后名叫阿妮霞·苏珂洛夫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，轻盈、高雅而机敏。’我尤其欣赏士兵愿为皇后效力的誓约，他们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博她欢心，皇后一笑便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……《俄国小兵》这篇小说我曾一读再读，梦想中的爱情就是为她痛苦，唯命是从，寄以深情。”莫洛亚心目中理想的女性，是美得高雅脱俗，令人不胜仰慕之至。而现实社会中，“女子只有生活在感情世界才感到幸福”，热恋中的女性，会增添不少后天的魅力。莫洛亚的小说创作，显示出一位写女性各种情致的高手。

莫洛亚，与英国的斯特雷奇和奥地利的茨威格，并称世界三大传记作家。他写传记都要竭力从传主生平中发掘出浪漫故事，创作小说当然更注意凸显平凡生涯中的罗曼蒂克。《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》，循名考实，题目本身就不无浪漫意味。果然，我们看到一位俏丽的法国少妇，飞赴美国成婚途中，飞机因技术故障推迟起飞，便和一位在候机时邂逅的英国男子，跑了半个伦敦城，相与作了竟夕谈，使她的人生道路为之一变。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而这良辰难得再的夜晚，便成了她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。一切伟大的爱，像机场偶遇这类难得而又难忘的爱，终带点传奇色彩。真正美好的情感，使人超乎日常生活的凡俗。莫洛亚借一主人公之口说，“爱情能予人某些美妙的瞬间，唯其短暂，需要期待，就足以给人生以价值。”

《时令鲜花》这一篇，以文笔之美，堪称小小的杰作。一个中学教员和一位美貌少妇，各自失去自己的所爱，不胜哀惋，不时去坟头供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哀思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彼此开始搭话，渐而有所了解，于绝望中又萌发新的希望，人生在这一时刻又重新开始。女主人公在孀居不久之后，要向亲友宣布再婚的决定，人家会怎么说呢？“但是，人生在世，难道是为别人活的吗？”莫洛亚的短篇，虽无深邃的哲学思想，却有隽永的人生哲理，往往用最后一句话点题，曲终奏雅。“我想传达给读者和后人的，正是这种有裨实际的智慧。”

像莫洛亚这样一位优秀作家，自会有不少 *grands lecteurs*。笔者也可算得是他的一位 *grand lecteur*（多读其书的读者）。但他有一位真正的 *grand lecteur*（伟大的读者）——戴高乐将军。戴高乐生前曾致书莫洛亚，盛赞其行文“细腻，幽默，而没有一点恶意。”——可谓不刊之论。

1965年，莫洛亚80岁时，于7月14法国国庆日，由戴高乐总统签署，颁布特授荣誉团一等勋章。此系国家最高奖，以表彰他一生在文学活动方面的卓越贡献。两年后，莫洛亚写完自己的大部头回忆录，点上最后一个句点后去世，功业圆满。

1996年7月23日

女
性
小
说

目 录

总 序.....	施蛰存
选本序.....	罗新璋
星期三的紫罗兰	1
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	16
时令鲜花	35
阿莉雅娜,我的妹妹.....	54
弥莉娜	75
拜伦恋爱秘闻	89
雪中姑娘	110
伊雷娜	122
混世魔王	126
十年之后	151

海啸	158
移情别恋	177
纳伊游艺场	191

星期三的紫罗兰

“哎，谢妮，再耽一会儿吧！”

谢妮·索比艾在午餐席上，可谓言辞出众，逸闻趣事，一桩接着一桩，说得妙语连珠，既显出女演员念台词的功力，也展露小说家编故事的才能。雷翁·罗朗的客人，听得津津有味，既兴奋又佩服，好像逸出时间之流，度过了一段迷人的时光。

“不能再耽搁了，已经四点光景了，今天是星期三……你知道，雷翁，我得给我的情人送紫罗兰去了。”

“遗憾之至！”雷翁说话一板一眼的；他这种朗诵声腔在舞台上已念出了名。“你的忠诚，我是久仰的……那就不勉强了。”

谢妮与在座的女宾男客一一拥抱吻别，这才离去。走后，大家啧啧称羡，赞声四起。

“真是非常出色！她有多大年纪了，雷翁？”

“七十多了吧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常领我去法兰西喜剧院看古典戏剧早场，当时谢妮已是誉满剧坛的赛丽曼娜了……而现今，敝人也年事不小了。”

“才能是不分年纪的，”克蕾尔·梅内特里耶说，“送紫罗兰去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说来简直像小说，她倒给我讲过，就是还没有写成作品……我实在不愿接在她后面讲。相形之下，对我太不利了。”

“不利归不利，反正我们是你请来的客人，应该让我们有点消遣。而且得由你来接替，谁叫谢妮把我们扔下不管的呢。”

“好吧！那我姑且试试，给你们讲讲星期三紫罗兰的由来吧。以现今的趣味而论，这故事恐怕感伤了点……”

“得啦！”贝特朗·斯密特嚷道。“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渴望感情的。表面上装得玩世不恭，实则上掩盖了一种怀恋的情绪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吗？……好吧，就算如此！……那么我就来应个景儿……你们在座的各位还太年轻；对谢妮当年历久不衰的红运，恐怕还无可回忆。一头褐色的长发，纷披在莹洁的两肩；一双丹凤眼，秋波流盼，另有一功；嗓音热辣辣的，带点毛糙，有情有致的时候其声甚荡；所有这一切，使她那种高贵的美，更增添几分慑人的魅力。”

“好一段漂亮的台词，雷翁！”

“是吗，但有点明日黄花的味道了……承蒙夸奖，不胜感谢！……她1895年上，得了音乐戏剧学院的头奖，马上接到法兰西喜剧院的聘书。凭经验就可以知道，在这种大剧院是很难出头的。保留剧目里的角色，都有固定演员担任，不容别人染指。喜剧中丫头这类角色，即使你演得大有韵味了，也得再孵上十年，才会分到马利沃或莫里哀剧中的重要角色。丰姿绰约的谢妮，正巧碰上一伙个性极强、不肯让位的女人。换了别人，也就认命了，或者过两年转到马路剧场去找出路。我们的谢妮，可不是这样。她硬着头皮顶在那里。把自己的一切，演技，教养，姿色，醉人的美发，全都投了进去。

“她在剧院里，很快争得头牌演员的地位。经理独吃她这一门。难演的角色，剧作家都指名要她担任，因为角色经她一演，显得真实可信。评论界一直在捧她，劲头之足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以苛刻著称的萨尔赛就这样写过：‘她高傲的仪态，抑扬顿挫的语调，简直能把鳄鱼迷住！’

“家父亲当年跟她很熟，说她酷爱戏剧，很有见识，总在寻求新的震撼人心的戏剧效果。那时的表演，流于一种肤浅的写实风格。记不得是哪出戏了，谢妮为了演好中毒致死这一场，就跑到医院里实地观察服毒后的反应，再加上自己的体会，逼真的表演出来。只要事关艺术，她便无所忌讳，就像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把自己或他情妇的感情暴露无

遗一样。

“可以想见，一个长得秀媚艳丽，在22岁上已经走红的演员，追求者当然大有人在。她的同事就想碰碰运气，还有剧作家，金融家。得到她垂青的，是银行家亨利·斯达尔。倒并非因为此公有钱。谢妮住在自己家里，所需不多。而是因为亨利本人也极有魅力，尤其因为他提过要正式娶她……你们知道，这门亲事由于斯达尔家里反对，拖了三年才结婚，婚事也没维持多久：谢妮独立不羁的习性，适应不了夫妻生活拘束的牢笼。不过，这是另一个故事了。还是言归正传，回到法兰西喜剧院，讲谢妮的早年……和紫罗兰吧。

“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后台的休息室，那晚由谢妮主演小仲马的《巴格达公主》。剧本是有其不足之处的。我本人很欣赏《半上流社会》、《女人的朋友》、《佛朗西庸》这些戏，觉得结构严密，但是《陌生女人》或《巴格达公主》里，小仲马就有夸张失实的毛病，使人失笑。然而看过谢妮的演出，有人著文说，这个角色，她真演得惟妙惟肖。我跟她谈起过几次，奇怪的是她居然深信不疑，说：‘在这个年纪上，我的想法，自然而然就跟小仲马的女主角很合拍；我感到别扭的，只是要把自己内心最隐秘的情绪在明彻的灯光下坦露出来。’附带说一句，在这个角色里，用得上她把散开的头发纷披在裸露的两肩。总之，她的扮演，色艺俱佳。

“博得满堂彩之后，在幕间休息的时候，她回到后台。